曾文正公書札

起咸豐癸丑正月訖十一月凡二十九首

與江岷樵左季高

王子壽林天直張廉卿俱到衆賢彙進龐亂噓枯必有厭人心志之政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嶽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天心庶幾萬有一補不然但就局勢而論之則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也岷樵為向軍門所奏俾充翼長義似不可以辭非區區計較於已身之利害而已彼既翻然而引與同袍則岷樵之夙抱與所熟睹於軍中之利弊短長或者得盡

展布而唯命是從亦未可知即不然而言不吾聽謀不吾用亦且優容其間益得盡究軍情得失而一喙不置彼誠愎矣其又能久居此席乎將來奉身而退亦易爲計若預潛其不足有爲而悍然不顧則非有心人援溺迫切之心也若謂某子不足共事則又岷樵之度之不足容納衆流也兩端者二君尚細思之

復歐陽曉岑

頃奉賜書不特識解度越吾輩即文氣之深厚亦似夫張子厚之理窟張太岳之書牘尊兄宏量精思近日遂爾臻此莊生所謂尚任氏之風俗殆未可與輇才諷說之徒僩髮而道一二也所論數事國藩蓋亦粗識指歸謹以復於左右書院之說誠爲

進退失據接來敎之次日卽將關聘卻去今仍以屬陳水部耒
陽常甯一帶頃有土匪竊發已調楚勇五百湘勇三百前往進
剿若撲滅稍遲則國藩當移駐衡州藉令無事而東南如衡永
各郡西南如寶慶各屬實爲匪徒淵藪亦宜遷駐彼處搜求洞
穴與草薙而禽獮之未可講學會垣轉荒職事保甲之法誠爲
善政然渠定科條散布鄉縣求能行法之人不苛斂於民閭蓋
或百里而不得一賢焉世敎既衰人人各懷其亡等之欲魚肉
愚民而刀匕之官司布一令甲徒以供若輩橫索暴斂之名目
故團練保甲皆今日之要務而鄙人妄謂皆不可鹵莽以行滅
裂以舉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獨嚴縛匪黨動與磔死差令鄉里

善良得以伸彼之氣而應吾之令耳梅里之兄子頌攜尊兄書
來欲教湘勇以技藝已收畜在此武弁中有塔齊布頗曉軍事
僕亟欲與之誘掖又周金城在府署教技亦有師法將來操練
即倚此三人文案不立不足興事誠如尊諭頃已在公館立審
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審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
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爲止此三科巨案則自行彙
奏小者則惟吾尊之期於立辦無所罣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
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昨城內捆獻土匪本交善
化縣敝處聞信即提來已立梟二人矣至於集思廣益本非易
事而施之於會城之內尤易爲人欺蔽目之抵吾門者或上書

嶽章攻而陳機宜大抵不出尊書三端之外抑所謂陽鱎者也然因此而盡廢吐握之風則又不可要當內持定見而六轡在手外廣延納而萬流赴壑乃爲盡善我思古人殆應如此而區區則未逮矣潮勇淫掠極爲毒害近有他處潰兵逃勇假託於潮以張其莫敢誰何之威亦有犴非兵勇游匪四出而國人相烏呼以爲潮勇者抗之則力有不能遣之則貲有不繼招之則患且無休今方謀擇其桀悍者日殺幾人然後再謀遣解之法若云拒狐城以壑鄰國則初意原不如是也捐輸之例百無一艮若以屬之鄙人惟當敬謝不敏暑中丞君明白曉事近與僕謀事意見多合第相呴相濡尚未能忘足忘要或稍久更當融

叶此八事者尊兄之所慮亦僕所日夜籌維者也謹一一逐覆即有不當幸無惜更迭辨論以示榜樂企望企望或乘興扁舟又復翩然來過彌慰私懷禱祀求之不敢必也

與朱石翹

自去歲以來搶劫之案各縣多有惟吾邑無之亦無以他事冤抑持片詞來控訴者仁人之所被豈淺鮮哉現在設法購舉各劫案首要諸犯至則立予磔死不復拘守常例持之稍久巨案或可少息方今民窮財困吾輩勢不能別有噢咻生息之術計惟力去害民之人以聽吾民之自謀自活而已矣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爲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村宜團而不

宜練城廂宜練而不宜多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詭索倆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慮也朱嵐暄五兄聞遂捐萬金以賑飢可謂豪傑之士湘潭左家弟已面勸其大捐以濟本邑之賑務雖小有允諾然恐不過千金以外弟又擬爲書函以勸同里各富人不知何處較易爲力便中尚祈示悉散放之法古人皆以放錢放米爲善設粥廠非佳政也

復江岷樵

台旆能留湖北乃梓鄉之幸頃夏觀察之意欲令國藩與督撫會奏興左右提師河北以防賊匪渡淮北竄之路鄙意乃不謂

然足下之倚毅爲吾黨所俯首而資地尚淺威望未爲大著墜不願遠出之楚勇附之以懦怯思潰不知離何之兵入素未經歷之地日周旋乎水火鬭爭之諸將以當虎狼百萬之賊雖殫竭心力固亦不能自神若留湖北養威期年訓練强兵申理冤滯民望既歸萬一賊匪溯江回擾殆可與之一戰賊即不反而西以足下之勇智但使練兵數月亦可出而破寇故鄙人願左右之稍得休息以暗圖汾陽西平之烈也國藩在此亦日以練兵爲要塔鄒司差可與謀事此外殆罕宏濟之侶羅郭二劉數書生忠勇有略茲壯吾魄耳令弟既北印渠與相堂必宜留商印渠大可倚靠實而有深謀時謂那得見此第中檷槃日吾得

奸宄即機之雖無大補亦少快人心也

與江岷樵

崇通兩股匪徒已於十六十七二日兩戰獲勝勦滅殆盡世間快事那得有此連日方焦灼以爲崇通嘉魚三處股匪且將困足下於山邑峭嶺之中不謂出奇制勝以八百人而勦洗六千之賊南省官紳無不額手稱慶印渠救援之速世所罕聞此老胸中甲兵吾不復能窺測在衡山勦賊時每帳中作書與我皆雖逆犯口供亦親自𦆮閱而親書細字何其多能而好暇也此次赴通城之援便如神鷹度漠一擊千里令人愛敬不已惟初約只在通城戰罷仍回長沙以資南省搏擊之用今

乃並爲左右挈之東去湘中遂少可倚之人使我氣餒而生始
願足下得不深念乎逆賊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隘漕
而郭不復可問而京師饟項支絀實有日不能支之勢爲人臣
子一籌莫展淸夜自維能無愧死爲今之計急須嚴防淸江徐
使洪澤一湖被賊占據則淮北鹽運猶可西上河南安徽之糧
猶可北去或者不無小補然高郵淮安一帶無險可扼恐亦難
操勝算蘇浙兩省風氣柔脆辱兵僨將尤不可恃念之痛心足
下大義炳然不審規畫全局當從何處下手若猶枝枝節節頭
痛顧頭足痛顧足則屢失屢誤將來伊於胡底楚勇不知皆願
東去否若劇思歸亦宜稍予倘操湘勇近日操練如常惟慮太

少此後南省有警卽不能不倚恃湘勇矣到江南後望無惜時時寄書示我淮安有爲逋父者名亦同箇遜有莊牧庵者名紆青皆當世異才讀書甚多通曉兵事到彼中幸禮致之至要至要無以泛常相遇

復陳岱雲

屢奉手書闕然不報前在鄉閒萬山之中未嘗與省城一通音問自入省以來又實無皖省便足又不知左右官職軀命竟復何若日夕東望浩然長歎而已四月初閱夏階平家信有周敬修癸池州失守知府不知下落之語初九接閣下與蕭僕帶回之信始知尊體康泰眷屬無恙至幸至慰亂離之世獨生死爲

相關不能忘耳此外似都不足惜念我親家雖幸得存活亦恐
無復生涯天之位置善人固將有意困之不窮至無所復之而
不止耶國藩自去年八月廿三日抵家即奉嚴親命以速葬先
母為急務以九月十三權厝於居室後山方思別尋善地稍補
彌天之罪而展不盡之誠十二月十三忽奉幫辦團練之 命
兼聞武昌淪陷之信即以十七倉皇一出聊貢此不敢愛死之
身以與桑梓父老同守此瓦礫燼餘之省城幸到省未及廿日
而賊已出鄂而東此間得少安息因力與整頓日以查拏匪人
為事公館設審案局訊得不法重情立予磔死或加梟示邦人
士遂謂為盡心頗立聲威宵小斂戢實則三月以來僅戮五十

人於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數世相承以因循遂謂此爲武健嚴酷耳招募勇士七百餘人日日訓練粗有成效二月常甯滋事派勇八百往勦未至而賊潰事已就平旋以衡山土匪聚眾千餘人爲亂卽調此勇征討一戰而擒斬四百餘人怗然無事此外又有安仁刦獄燒署之匪通城戕脅燒署之匪皆兵勇一到迅就撲滅此皆我省大刦之後民人不慭重罹鋒鏑之慘氣運將平而鄙人會逢其適得以幸告無罪賤眷以二月廿四出京四月初十已到湖北大約本月可到省家嚴以下仟託平安足慰廑注書辭煩雜猶不能十分之一

與張石卿制軍

江右被圍遂已月餘幸岷老先人天祚章門使渠新病之身至彼全愈晝夜戰守精神益振以理勢度之江省決可保全此間以十八日命朱石樵率湘勇千二百餘人由醴陵頭起前進十九日江忠淑幼陶率楚勇千人由瀏陽二起前進廿四日夏憩亭率兵六百人湘勇七百廿人由醴陵末起前進楚勇强半曾歷戎行其百長皆百戰之餘精悍而明練甚可倚恃湘勇二千僅羅羅山所帶之三百六十業經訓練餘皆新集之卒未可遽用然朱君忠勇奮發有慷慨擊楫之風自是人間好漢羅山雖書生然賓之前行故當與劉印渠方駕長厚者蓋不可測此外帶勇諸生亦久與朱羅周旋或者不至潰散前本招邵陽新化

勇一千與新甯之千人先後到省以魁太守不可遠出宜令選
任僅一委員高淩漢又怯懦不敢出疆此外一二帶勇之人皆
新進淺材故不以賓勇附江家軍而轉以湘勇二千借朱羅忠
義之氣挾之以行也長沙自去歲之役弦聲在耳人人駭愕諸
言四起頃以兵勇三千六百往援江省本省尚存兵三千餘駐
紮城內勇二千餘安營城外瀏醴平三縣關隘本欲派兵堵禦
念每隘非五百人則單薄無濟各派五百則調募較多庫項匱
不易籌而三處統帶之人又實難其選又念吾岷老在彼卽賊
勢窮蹙必將預防竄楚之路而夏朱諸君亦當深維卽援卽堵
之義是以防隘之事轉擱度外聞北省田家鎮布置甚善日來

江水大漲不知倘無移易否飽提軍來省以清副將爲梯附而孱庠塔遊擊大以其操兵爲非是言有敢復操兵者卽以軍棍從事弟久有保塔將一摺五月已繕寫矣適會聞此惡夫黑白之易位因幷夾以參劾之片昨已以公牘咨往想閣下必不疑弟之侵官也世事敗壞至此爲臣子者獨當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濟艱難豈可以使清濁混淆是非顛倒遂以忍默者爲調

覆陳岱雲

四月鬧爲一書甚詳備由新化鄒秀才召旬遞去其時鄒往江南赴岷樵大營以爲斷無不達之理厥後鄒在九江卽晤岷樵

不知此書曾否寄塵左右亂離音書雖十分愼重猶多浮沈玆可歎也岷樵在九江住十日卽提師先入江西城中到甫二日而賊船已蟻附章門聞其晝夜焦勞戰守兼籌忠勇懇至閤省官民同心感戴讙流中遂當推此君爲偉人矣初四日轟坍城池十二丈力戰卻之去年我省轟陷而得保全江省一次如此以後宜無他慮現在湖北有兵二千往援金陵分兵一千二百往援九江贛州兵亦至國藩在此亦募勇三千調兵六百前往救援雖未必俱稱勁旅然大隊恤鄰猶是有餘之象異乎齷齪株守奄奄無氣者之所爲壯江省之聲勢卽以固吾楚之藩籬既有赴援之師則瀏醴界上防險之舉卽可不辦現在長沙城

中有兵四千餘勇二千餘兵守垛口勇紮城外一切守禦之具粗已完備惟城中居民遷徙者十居其七實爲可慮聞江西城中候補官員逃徙一空城外百姓紛紛進貢接濟賊糧此等消息尤足憤恨　國家養士恤民不爲不厚不知化日光天之下何以卵育此種敗類恬不爲怪賊若侵犯楚疆敢有亂民效彼之爲吾縱不能剿賊必先剿洗此輩以理度之賊衆惟利是圖子女玉帛鹽糧百貨皆萃船上未必肯舍舟而陸度重嶺而遠伺吾楚但禦防之策不可一日稍弛一切製械繕城養兵蓄勇之費固已不勝其費矣若久不解嚴則後實難繼幸江廣各匪竄入楚境者先後殲除已盡差得偸安賤軀癬疾全愈舍閒自

家嚴以下俱託平安內子及諸兒女已於五月三日到省初十抵家足慰綺廬馮樹堂大挑二等於六月十九到省挾譚棠兩孝廉之靈柩出都眞爲人所難能郭筠仙帶勇往江西蓋爲撥岷樵而去夏憩亭朱石樵同往尙不寂寞

與左季高

頃奉手書具審一切岡風之戰大快人意賊之分股竄逸到處裹脅本乞兒烏合耳官兵所在恇怯從未能殲其一枝剏其半股遂令鼠子放膽無復忌憚得北省此番大創庶逆賊不敢多分小股漫然四竄今年以來惟岷老率千餘之楚勇盟守絕大之城閣下起傾國之鄂兵要截必趨之路二者差強人意此外

則凡與賊周旋者益無一不可爲憤恨流涕長太息也江幼陶之援江弟派一候補千總張登科帶領楚勇二千人專辦放哨事件與之以一札給之以十六金集幼陶與張登科及二十人者當面申戒而訓儆之諄諄於哨探不謹者之倉卒遇賊恐致誤事不料天下之禍患恰出於所備之中幼陶失事之後傳言紛紛殊多失實鄒叔績在義甯州親迎幼陶入城補綴軍械收召驚魂一一代謀茲將叔績來書抄一道呈覽亦以閒執無稽之口岷樵書來言長江上下任賊舟游弈往來或單舸隻艘輕帆獨行我兵無敢過而問者欲備戰船先擊水上之賊而 寄諭亦恰諄諄於此湖廣小艇釣鉤之類實不足以爲戰船且水

手起風驚潰一鬨驟散委之而去則千辛萬苦斂怨而封雇之
民船又適以資賊而助其燄甚無謂也惟聞廣東瓊州有紅單
船大礮火箭火毬之類皆其所素備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八年
屢擊洋盜有功有狼山鎮總兵吳元猷龍門營都司吳全美南
澳游擊黃開廣三人者皆發蹟於紅單船最利水戰若將此船
放出大洋由崇明入口當能破此賊數千號之民船又有快蟹
船拖罟船皆行廣東內河亦有單火慣於擊賊但不能放洋只
可由梧州而溯府江由灘水而過斗門自吾湘達大江耳此雖
迂遠無近效然猶勝於雇兩湖民船之一無可恃弟勸中丞即
以此復　奏不知制軍復　奏若何便中尚望示悉貴州兵二

千到南頭已催令全數援江初三日頭起四百成行初四日二
起六百成行初六日末起一千成行鎮筸佈克慎謹厚有餘但
近怯弱參遊將備竟無可者中有富謙王臻祜較明白耳廣西
之事濛界錦田一帶前有兩周守備鳳山異龍在彼粗爲可恃近張
潤農又帶兵駐彼一撥餘孽而犁巢穴南路與恭城富川爲鄰
者宜可少靖惟北路東安一縣結與全二屬未淨之匪與蔣唐
兩家不逞之徒借報仇爲名而陰行搶劫之實潛娟叛逆之謀
良所不免現札潤農急往剿辦意欲痛與獮薙若東安平靖則
永郡皆可無慮粵東土匪頃又有竄入桂陽之案彼中有王璞
山帶湘勇三百六十人駐防尚稱勁旅或可及時撲滅然衡永

郴桂終非㴱字易、暨長吏亦難遴徧剌軍舉劾一摺可謂大開大合雷雨解作然極敝之後人心驟難齊一故知移易風俗之難也

與王璞山

僕於十六日到家身染小恙比已全愈每念天下大局極可傷痛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足下所親見也江西之行鎮筸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七月十三八月初六省城兩次兵噪執旗吹號出隊開仗皆以兵勇不和之故七月廿四臨江諸君遇難亦以鎮筸雲貴兵見賊逃潰危敗不救遂致斯痛蓋近世之兵孱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

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很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勝於仇兵蠢者己酉新甯李沅發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鎗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往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肎分一粒往哺者乎僕之愚見以爲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眾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

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淸目今江西已有楚勇二千湘勇一千頗有和衷相衛之象而自臨莊諸君殉難以來僕日夜憂慮深恐吾岷石羅鈞諸兄無以取勝而立於萬全之地且以賊氛數萬之衆而吾勇僅有四千亦無以壯其魄而樹厥威擬請再練勇六千合成一萬之數概歸岷樵石樵二君子統領其經費一面勸捐一面由藩庫提取數萬金應用以此入奏宜蒙 俞允不識足下以爲然否前者石樵刺史臨發之時曾爲一書致足下請提左營之師同爲援江之行僕以郴桂之民

方隅隅焉望湘勇駐彼如嬰兒之依倚慈母是以留足下防郴
而沈石兒之書不以達諸左右今聞臨莊春池諸君之難又甚
悔僕之淺慮不早致足下之師於江西也然湘勇十九始抵江
省去廿四之役僅五日耳假使足下果得石兒之信亦不能飛
越而還達也儲石友之爲人僕取其誠樸而有忠義之氣與足
下宜相鍼芥又有守備周鳳山者聞膽勇過人亦知大義昨令
其由永州帶勇三百餘赴足下新甯之援比想二處之勇皆已
到矣足下爲我細細究察周守備果可引爲吾黨之助否儲君
縱才或稍不恢闊然自是忠節中人僕已深信之矣惟周守備
則未深知如其可倚爲心腹則望足下與之深相結納或以渠

所帶三百之項令其添為三百六十合僕所定之營制儲石友
所帶之二百六十亦令再添湘人一百合僕營制而足下與儲
君陰為物色豪傑可共大義者儲以為各營之將若尊處果成
三營合之塔參將守醴陵之二營鄒嶽屏守瀏陽之一營有奇
及舍弟衡州之營則已將近三千矣漸充漸廣足成六千殆亦
非難斯議果行則今冬訓練可成如江西賊尚未退則全赴江
西陸續前往與之血戰若其悉退則逕赴江南馳逐河北誓不
與此賊俱食息於天地之間耳鄙見如此一以為岷石羅筠諸
君謀為全一以為　國家大局反復思維非此殆無一二千人
可聯為一氣者也茲特專函與足下熟商足下如不以為然則

求郎賜復示如以爲可則求一面專使至江西商辦一面陰籌一切或軍事稍暇能來衡州與僕面議由折尤所企望如不得隙不宜輕動惟酌之

與江岷樵

得羅山兄書知安福於十三日收復泰和於十八日收復省圍未解之候已有餘力分辦各屬土匪足以見閣下之整暇而有逆匪之殘魄木筏直下衡撞誠爲此時攻賊舟之善策惟聞賊營有大火藥包一拋擲則所燒之地甚寬而其爲時頗久本筏不甚寬長不審有法能禦之否又彼所謂大藥包者其形製若何吾能爲之以焚賊舟否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

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以僕所聞在在皆然蓋緣調兵之初此營一百彼營五十徵兵一千而已抽選數營或十數營之多其卒與卒已不相習矣而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營之官一省所調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營也或今年一次調百人赴粵明年一次調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後赴防有遠近勞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敗不相救之故半由於此又有主將遠隔不奉令箭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攜隙雖奉令箭故遲回不往救者至於兵與勇尤嫉恨次骨或

且俾爲相救而倒戈以害勇與敝以縱賊種種情態國藩尙得之鬨間閣下則身經百戰目所親見者也今欲埽除而更張之非營營互相救應不可欲營營互相救應非得萬衆一心不可閣下前在九江奏片有云調雲貴湖廣兵六千募勇三千合爲一萬自成一軍誓滅此賊等語今募勇三千僕已於六月辦齊發往矣至於添兵六千則鄙意以爲不如概行添勇蓋兵勇嫉妒不和之說已盡於如上云云矣而六千之多必有二三鎮將統之其勢不能相下而將弁中又多卑庸無足與語終恐不能爲閣下一出死力鄙意欲再募勇六千合成萬人概交閣下爲埽蕩澄清之具敝友王璞山忠勇男子蓋劉琨祖逖之徒昨忖

目僕以一書抵璞山璞山亦恰以十九日爲書抵我誓率湘中子弟慷慨興師即入江西一以憤廿四之役爲諸人報仇雪恥一以爲　國家掃此逆氛克復三城盡殲羣醜以紓　宵旰之憂其書熱血激風雲忠肝貫金石今錄一通往閣下試觀之洵足爲君添手足之助矣國藩擬即日添募義勇以湘鄉寶慶人爲主而他縣人亦時用之一面訓練技藝一面勸捐助餉大約璞山以十月率勇二千前往又別求忠勇之士十一月率二千前往十二月再率二千前往合現在江省之楚勇湘勇足成一萬之數士皆忠憤將盡同心閣下可以馳驅中原所向披靡矣當於九月中旬入奏拜摺後即令璞山迭行其摺尾或者會同

閣下入奏摺計雖出自鄙人統此軍者則閣下也是否有當務祈卽日示復璞山之行或仍從樟鎮順流而下或由義甯出修水下流兜截而上概求詳細復答國藩已於廿七日到衡諸事順平足慰存注

與文任吾

國藩回籍侍養數日已於廿七日馳抵衡城竊念今日大局若非練兵萬人合成一心斷無以制此賊之死命近時所調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此營既敗彼營袖手而不顧哆口而微笑各營習見夫危急之際無人救應誰肯向前獨履危地出萬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

爲巧近營則逃匿不出臨陣則狂奔不止以期於終身不見賊面而後快言念及此可爲浩歎此賊有平時哉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自出省以來日夜思維目今之急無逾於此惟餉需不貲省中庫存無幾不得不藉吾鄉殷實之家損貲佐餉助我一臂之力而壯衆士之行務祈閣下轉告壽珊仙舫諸君不惜齒牙餘芬道達區區之意於貴邑義士君子之前求將夏間所允捐之數即日措齊於九月間解到衡州至幸至禱吾鄉夙稱仁里

有屈原賈生之遺風豈之高義薄雲天忠肝貫金石之人儻不以國藩爲浮僞而慨然佽助則國藩所禱祀求之而不可得焉者也所有捐輸議敘開一簡明章程以期人人一見了然務懇廣爲傳佈如收有數千或一萬之數望閣下約諸友親解來衡以敘私悰日內仍當遣一委員到貴邑以便摧此事原以義聲動人如或吝於佽助郎亦不敢相强惟閣下善爲裁酌

上吳甄甫制軍

受業制曾國藩頓首謹啟甄甫夫子大人鈞座頃接同門倉少平來函知吾師於十八日自蕪江解纜重九前後可到長沙並由朱堯甫同年寄聲令國藩晉省迎候面聆訓誨國藩久違師

紀近欲攄誠一展依戀之忱且鄉團各務亦思親奉提命與有
稟承祗以茶陵土匪竄據城垣近聞裏脅頗多此間安仁衡山
酃攸等縣風鶴相驚文報沓至衡郡不無訛言一有動搖恐居
民相率遷徙且王縣丞鑫約日內來衡與國藩面商一切近剿
茶陵之匪遠謀興義之師亦須商此與之熟商函丈在望不獲
親炙悵歉奚如茶陵之事中丞已調塔將帶兵勇八百餘王丞
帶道標勇三百餘前往其上游張太守榮組所帶之兵五百王
縣丞鑫所帶之湘勇四百國藩在此當催其即日同往兜剿兵
計兵勇二千有奇攻勦百殘敗復然之匪亮可一鼓殲滅至粵
匪竄據九江鄂省有張石翁在彼重以我師之威望應可無虞

南省城守之具自六月以來差爲完備在外之師則調往茶陵者二千岷樵所統湘楚各勇四千亦皆首尾相應惟兩省餉項並皆支絀幾有朝不謀夕之慮而鄂中更甚南省本有催提廣東之餉八萬桼借江西墊款二萬八千餘已解送在途而未知何日可到艮深焦灼國藩以去秋差次聞訃旋里其時長沙之圍未解鄉里訛傳草木皆怖倉皇葬母於居室後山風水之說愼終之禮諸多未講祇積罪疚臘月十三奉到幫辦團練之命本思陳情不出爲辭指將發矣十五日忽聞鄂中淪陷之耗義不敢深居不聞以自鄰於畏死趨避之徒遂馳抵省門廁身於不官不紳之間春間與鄉人細究團練一事減以爲團練二

字當分爲兩層團即保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養丁請師製旗造械爲費較多鄉人往往疑畏不行今練或擇人而舉團則宜徧地興辦總以清查本境土匪以絕勾引爲先務遂設一審案局與鄉人約凡捆送會匪教匪搶犯來者立予正法前後殺戮二百餘人强半皆紳耆擒拏國藩因博武健之名而地方頗收安靜之效初到之時即奏請練勇以爲剿辦土匪之用亦欲求三年之艾陰養勁旅以爲討賊之儲會張石卿招湘勇千人到省遂日日訓練分爲三營中營爲羅教諭管帶昨援江西剿安福賊者是也左營爲王縣丞管帶衡山桂東興甯屢著戰功者是也右營爲監生鄒壽璋管帶目

今劉陽守卡者是也此三營者皆久經操練緩急可恃因練勇之便時與塔將言及城中各兵亦可抽演試操四五月間兵勇會操居然嚴明時予蒞賞以示鼓勵亦欲作其親上死長之氣以懲玩惰驕蹇之習塔將獨能勤勞奮發以是器之而清副將爲湘中萬口所不許又寬逸不事事亦遂惡之由是清大不滿於塔忮恨次骨六月初提軍來省乃媒孽其短百端搆煽於是文武不和兵勇不睦之象漸次成矣國藩以黑白顛倒薰猶同器大拂輿情爲保塔而劾清適會張石翁保塔劾清之摺同時並發不謀而合石翁又有札嚴責塔將何以不操練提軍遂疑石翁與國藩併力以排之而不留餘地也疑繼涉私見而非公

忠之道也吾師試察究焉石翁之公藎固無論卽國藩亦豈若是之淺小哉平日之忠信光明不足見孚於人人內愧而已七月十三湘勇試鎗誤傷一提標長夫標下弁兵執旗吹號操演火器械於城外校場尋湘勇而開仗國藩以勇係湘鄉夫係常德事涉嫌疑但將此勇送城上面責二百棍而彼兵則置之不論蓋克己以和衆也八月初四永順兵與長勇以賭博細故又執旗吹號下城開仗國藩以屢次稱兵內鬬將來何以禦賊思按軍法治之咨文甫出而有初六夜之變毀壞館室殺傷門丁國藩思擬奏入 告為臣子者不能為 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上瀆 君父之聽方寸竊所不安欲隱忍濡迹長沙則平日

本以虛聲彈壓匪徒一旦挫損鼠蹤行將跳踯自滋初終恐難
一律是以抽掣轉移愈爲衡州之行替二月曾經奏明衡永郴
桂匪類極多將來駐衡數月也至於粵匪猖獗神人共憤國藩
雖愚昧闒散亦未嘗須臾忘滅賊之事痛夫今日之兵東調五
十西調一百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勝則相忌敗則相救莫
無成功之一日竊欲練成一萬以資廓清埽蕩之具頃有與江
岷樵王璞山各一書璞山亦有書來若合符契茲並錄呈清覽
吾師視之亦足以察微志之所在惟捐項極難事不遂就尚求
祕而不宣至幸至幸本擬遣戚伯衍大令至省迎謁道達一切
因恐大旆東指是以繼書奉聞言辭繁冗尚不百一

與張石卿制軍

奉惠書未卽箋復比聞 簡調山東自以密邇畿輔重資鴻猷作鎮海岱惟兩湖吏治方就整飭軍政亦有起色遽爾移節東征不獨文武方振之綱莫爲賡續卽南北紳庶亦若失所依倚弟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强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 國或益於民卽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練勇之舉亦非有他只以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姦淫擄掠之事民間倡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

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開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委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爲此甚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迨六月初提軍到省謂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過勞遂切責塔將而右護清將而中丞亦疑弟不宜干預兵事會弟與老兄有舉塔劾清之摺同時並發而尊處又有札斥塔將何不操練提軍遂疑兄與弟併力

排之皆挾私見而非公忠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嗣后兵勇相爭弟雖常持正議而每抑勇而伸兵自謂寸心無私可見諒於人人遂初六日兵譁之變出論者或謂是有指嗾或謂早伏陰機何不預為之所君子直道而行豈肯以機械險巇與人相競禦哉惟弟本以鄉紳半涉官事全恃虛聲以彈壓匪徒一有挫損則宵小得以窺伺而初終恐難一律是以抽掣轉移暫駐衡州蓋因二月一奏曾言上四屬土匪極多將來請駐衡數月也到衡不十日而茶陵安仁相繼失守去衡州較近距長沙略遠弟奏中亦慮及此曾言吉安土匪恐被江西勦急竄入安酃一帶不幸言中弟來衡似不為無益現已命塔副將王同知之勇

自北往攻王縣丞及舍弟之勇自西往攻東南兩路令駐紮興甯之湘勇兜截未審能即口撲滅否然係烏合想無足深慮至於粵賊大局若以各處兵力剿之恐終難了此鄙意欲練勇萬人概歸岷樵管帶或猶能指揮如意不審鴻裁果以爲然否粵賊竄擾九江田家鎭之師不審果足資堵禦否如賊勢稍紓大旆當卽北發相去益遠會合無因依依之情筆不能罄

與儲石友

弟移駐衡城公私平順每念天下大局不堪再有失壞意欲練勇六千概求吾黨忠義樸誠之士統領而一歸江岷樵調度以爲澄清海宇之具而紓　君父宵旰之憂昨閣下稟來卽令魏

崇德歸湘補招一百合成一營茶陵安仁之事經塔副將一戰成功其善後事宜搜捕餘匪安撫難民請閣下與周守備安爲辦理諸勇在外須約束嚴明秋毫無犯至要至要待安仁一案辦理完畢之後卽與周守備帶勇同來衡城商議一切在外辦事每日仍須認眞訓練將來到衡恐爲日無多卽須東征不得多加操練之功也

與彭筱房曾香海

粵逆於八月廿二退出江西過湖口後卽分竄上下游一破安慶一據九江比聞北陷黃梅南擾興國此時大局糜爛卽使三城克復叅晉無驚而流賊之勢固已成矣岷樵勳望日隆全握

兵柄是意中事鄙意欲練勇萬人概交岷老統帶以爲埽蕩澄淸之具近時各營之兵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卽有十萬衆在我麾下亦且各懷攜貳離心離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雖諸葛復起未必能滅此賊也鄙意必須萬衆一心諸將一氣而後改弦更張或有成功之一日昨已爲書告邑人王璞山鑫又以書告岷樵矣璞山亦有書抵我痛夫江西七月廿四之役湘勇陣亡者八十餘人又重以帶勇者四人大興義憤思報友仇而紓 國難茲將渠書並弟書二件抄呈尊覽兩人者起意不同而指歸則一現擬於衡州廣募新勇大加訓練前六月間託魁太守所招之勇邵陽

各勇較勝於新化後弟自省歸邵勇交塔副將帶往醴陵防堵昨在安仁剿江西土匪一戰蕩平者是也新化勇則散遣歸農矣弟來衡時聞新勇並未散且屢來具呈稟請赴江殺賊是以復行招集現存二百餘人鄙意欲再招百五十人合成三百六十以符弟之營制茲者新化勇數人回籍令其自行招集呼朋引類或可得勁悍之卒亦未可知香海兄若素知新化健卒何處最多或見此數人加以指蹤無取浮滑之輩而求土作之類是為至要其途費業經議定來時不給一錢到衡之日每人給錢三百文而已此事各勇自能了之兩兄不管亦可自新化勇而外弟又欲招魁太守曾經訓練之邵陽勇一營計三百六十

人以爲弟之親兵煩兩兄與蕓翁商妥須擇其精而又精者陸兄撫晋上駟自用而以下駟應客至禱至感其口糧銀數在衡操演每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錢五分其爲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本省土匪減半弟若不出外或交岷樵親兵亦如之望兩兄與諸勇晰言之也此次初出無所謂安家銀兩在寶亦不能先給幾日口糧途費亦惟到衡之日每人給三百文而已抑又有請者不難於勇而難於帶勇之人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

公不明則諸勇必不悅服不勤則營務細鉅皆廢弛不治故第一要務在此不怕死則臨陣當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爲名利而出者保舉稍遲則怨稍不如意則怨與同輩爭薪水與士卒爭毫釐故又次之身體羸弱者過勞則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則散故又次之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故弟嘗謂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兩兄平生物色果有此等人否如其有之萬望道達鄙意禮請以出兼弟之私好也爲天下出也弟之汲汲尤在於此

與吳甄甫制軍 一

奉到手示敬悉種種勤恐補救之諭謹當書紳委用擇人聽言察理二語國藩閱歷尚淺不無迷失然今歲在省於武員中賞識塔將實以今日武營習氣退縮浮滑恬不事事驕蹇散漫如搏沙者之不能成飯太息痛恨求如塔將之血性奮發有志殺賊者實爲僅見以是屢加器許此外亦乏親信之人至國藩所不許者則有口同斥千夫共指論者或欲混黑白而顛倒之齊巨屨小屨而一視之則褊淺之衷實不能平今日天下之變祗爲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賢人撫膺短氣奸猾機巧逍遥自得安得侍坐函丈痛哭而一傾吐也泰和股匪初五日竄

據安仁城中初七日巳刻退出初八日至江口洲是夜二更塔將督勇勦捕一鼓盪平想稟報已到矣王璞山縣丞珍於初八帶勇往勦至彼已見撲滅卽行返衡十六日由衡起行歸湘鄉矣彼自興甯定計續行募勇爲報仇起義之舉遂陸續遣其麾下之卒還湘若者招引健士若者製軍器若者備糗糧若者歸休料理行裝以爲長征之計業已分散四布來諭謂賊由富池口圍攻興國恐由通城徑竄平江囑調王璞山帶勇赴平江爲迎頭截擊之師籥翁亦飛札飭調國藩以璞山之勇業經四散若倉皇喚集非十日不能齊調赴平江非八日不能到旣到之後此三百餘人者亦無甚濟於事不如聽其在湘中躭閣二十

目號召義旅與辦一切齎來衡城操練月餘然後成軍以出或者猶有小補此王縣丞之不能遽赴平江也來諭令張守榮組率師至平江潤農太守所帶之兵勇本七百廿人七月間省城防堵極緊籲翁調回道標勇二百名昨九月十三其麾下守備田宗全不服潤農約束又調回其所帶之綏靖兵二百名往省矣現在張守僅帶勇三百名而粵西羣盜如毛永州西南一帶不能不留兵防守是以輾轉思維仍令其駐防江永一路此張守之不能遽赴平江也粵逆由陽辛河竄入興國由興國至通山通城卽無水路可通該匪未必有舉舍船隻拋棄輜重大隊竄至之事目下尚可無慮惟分股四竄勾結崇陽通城一帶亂

民攻擾南北交界各縣是意中事現在塔將王同知由茶陵回省之兵勇千三百餘人又有鄒壽璋鄧文耀在瀏陽守卡之勇四百餘皆可調赴平江自瀏自省皆不三日而抵平也惟自崖而返畫疆而守兵勇習氣皆然來諭謂如賊未至平江仍可往前進取恐渠輩自嫌卑薄不敢遠征也國藩回省之說非不三思及之惟目前與王璞山謀募練勇興舉浩大費用繁多若在省城耳目之間動多觸礙不如避迹偏郡捐貲多則多募捐貲少則少募張弛廣狹惟吾之所自為且奉　命辦團查匪而必在省干預兵政本屬越俎之謀宜人之從而議其後時位進退之際亦當有以自審也募勇一萬每月須費六萬金目下帳樵

統帶之楚勇湘勇已四千矣此間舊招新募擬再添六千如經費不敷則先遣四千大抵十一月中旬乃可成行不然驅市人而使之戰鮮不敗矣張潤農有用之才然尚不如王璞山之結實可靠璞山忠勇冠羣馭眾嚴明然局量較隘祗堪裨將以視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閎遠則非其倫矣因垂詢附及一二

與湘潭紳士公信

國藩移駐衡城瞬歷半月公私平順足紓存注章門解圍是近日一快心事岷樵廉訪於桂林長沙之圍兩次保全皆賴其力而江右一城四次轟陷居然保此金湯活一省之生靈全東南之大局其爲功績尤無與匹以 天心之篤祐萬民之跂望即

須給關防令以兵柄甚亦意中之事惟是近日之兵孱劣極矣當其調遣之時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和及夫與賊相值各懷觀望勝則相忌敗不相救雖以古來之名將用今日之兵亦恐無以變其習氣擬欲募勇萬人精練勤訓發交岷樵處自成一軍以爲澄清埽蕩之具而敝邑王君璞山因聞湘勇援江之師七月廿四之戰帶勇官及幫辦之紳士陣亡四人各練勇陣亡至八十一名之多大興義憤馳檄邑中欲率湘中子弟同往殺賊以報諸友之仇而紓 國家之難璞山之與鄙人起念雖殊而指歸則一茲將渠來書及僕二書抄錄呈閱諸君子觀之亦足以見鄙志之所存惟經費浩繁庫項

支絀全仗吾鄉義士仁人捐輸助餉庶幾興舉可集貴邑爲商賈輻輳之區鉅室殷戶甲於他鄉諸君子義聲頌望久爲桑梓所推重務望廣爲勸諭宣揚鄙意保全天下大局乃所以保衛湖南乃所以保守吾輩之身家也自諸君子而外尚有賢聲著里閭忠肝貫金石貴邑不乏傑人有爲國藩夙所聞知未通縞紵者有並爲國藩不及訪問者務望道達微忱助我一臂之力其捐輸章程已有簡明條例茲抄一分奉呈藩庫實收已帶來衡州行館銀錢朝解則庫收朝發夕解則夕發毫無留難刻已有札催湘潭縣督辦又有委員即日至潭守提望諸君子善爲辦理俱在有餘之家婉勸其奇零中戶概不抑勒昔不十一

與歐陽曉岑

初七日接手書以繁冗久不報幸不咎也江西解圍岷老得生是一快事然勳名日重兵柄將歸弟所以有募勇數千往助之議也勸捐一事此間亦自有藩籬過爾淺易則小民有以窺朝廷之陋而視名器爲無足重輕捐輸本非民所樂從即奏請別樹一幟徧札州縣委員守催官樣愈多去題愈遠不若擇好友較多地方較富之縣以鄙人肫肫之意宣布於人精衛塡海杜鵑泣山或者諒我寸誠猶有一二起而應者亦未可知紳以通其情官以助其勢其幷無交好官亦隔閡之縣則不復過而相問非愛惜道學門面亦實見官樣文章之不足集事芻狗已

陳斯民之厭棄也久矣李九之徒招集二十餘人望郎命之來衡弟將以爲親兵獵戶不宜多招但擇其尤精者招一二十人來衡以爲鳥鎗教師日直二百太少郎漸次加至三百亦可均望代借錢數十千資遣到衡不必先動捐款劉石渠大令既不能來郎亦無庸相強文案不宜多理偉論極精郎當遵辦賊自江省退出後由富池口竄至興國州過通山通城郎吾平江界矣而岷樵之勇又聞有譁譟四散之說茫茫世事未知何日始有安居尊望台從不爽惠然過我暢所欲言翹企翹企

與吳甄甫制軍

此間接得探報田家鎮於初十日又獲勝仗左季高書來亦言

江防尙屬可恃重以吾師之威望或者全楚得以鞏固逆賊倘
難而退埽數東下亦未可知惟興國股匪不免窺伺二通震我
巴平終屬可虞日內塔副將王同知及鄒壽璋陳文耀之勇計
已先後行抵平江平江令林秀山源恩忠勇奮發膽識俱優去
年長沙今歲南昌被圍該縣均在四百里內外加以徵義堂之
役通城之變兩年之內四次防堵均能綢繆展布有備無患所
募之勇亦俱訓練精强緩急可用夏間兩番具稟自請捐貲募
勇出省殺賊就南省牧令論之林君益有用之才可與圖功業
者也以塔王鄒陳之勇濟以林令之布置賊若竟狂竄平江于
山箐巖嶮之中守禦當可得力惟崇陽蒲圻亦屬密邇南勇未必

越境北省尚有兵力分守此路否深以爲念國藩在衡近尚安靜安仁餘匪勦捕將畢不至再有滋蔓之虞惟粵西羣盜如毛迄無靜宇頃龍翰臣學士修一密摺專丁送至長沙求駱中丞轉遞入　告自是備陳賊情與地方大吏意見不合而爲之龍君非不曉事者亦足以見嶺南之兵難方興未艾也而吾永郴南路之防乃一日不可以少弛國藩在此擬壹意練勇大之則分送岷樵營中助渠爪牙之選小之則備瀟湘上游不時勦捕之用無效粵中舊寇大股雖去而餘波未息亦足少分大吏之憂第經費浩穰鄙意不欲取之藩庫以是殫竭其難王璞山縣丞回湘招勇已去八日耳須再就閒半月乃可前來渠以報仇

興師與國滿意指本別然正可借其義憤之情以作吾士卒之氣第事不遠集若賊於十月侵我楚疆則此項人尚未可恃十一月中旬以後方有頭緒耳今歲援江之湘勇管帶者如郭筠仙太史朱石樵刺史夏憩亭觀察羅羅山教諭皆難得之才比想皆至田鎮興國等處若至鄂中吾師幸青眼視之夏朱本係屬吏郭羅則部下紳士雖一介書生實學識過人可與謀軍事者也視張潤農王璞山皆迥出其上昨讀左季高書似有決計還山之意不審尚可繫維少留否若其決然舍去則幕中恐無名手鉅細皆藎籌躬親尤以勞擾嶺東營守備周雲耀桂陽千總楊名聲二人皆湖南武弁第一流人也

與朱堯階

湘勇在外殊得嘉譽郴桂一帶多稱爲仁義之師江西七月廿四之役雖陣亡八十餘人而勇敢之名已大震於匡廬彭蠡之閒鄙意欲於湘鄉縣城建立忠義祠祀謝易兩羅之主於中而諸勇亦得祔祀於兩廂以慰死者果毅之魂而作生者忠奮之氣其於扶樹風聲激發士氣蓋未必無小補焉求吾兄專董其事捐貲擇地鳩工庀材概求大力經營或擇一二好友襄辦惟兄舉賢以自逸也聞南門節孝坊旁有戶書張廷營大宅已籍沒入官矣即以此地改作最好至勸捐助貲弟先出錢二百千以爲之倡賀石農錢百千業經面定此外胤瞻膏如諸兄皆須

捐助求兄代致鄙意惟每甯一家須從五十千起太少則不必甯恐畸零過多難於刊碑工程大約須錢千串其祭祀久遠之謀尙不與焉擬模倣河街潘氏祠門外爲牌坊之狀彼所謂紫巖第者此刻忠義祠三字將來錢多尙須建一石坊以壯觀瞻其內建一大廳如廟宇正殿兩廂如兩廡以宏敞堅實爲主如錢實不敷弟再添捐屢添不一添可也同邑諸義士仁人煩兄爲我致意不必多請首士不必甯立捐簿但憑一諾而事已集矣并懇代告莘洲父台督成此舉石樵兄雖已遠出亦須捐錢百千先代借去請渠歸款木石各料不可草率監工者尤須擇一廉明賢幹者爲之務祈兄愼選也

與江岷樵

國藩現添募湘寶二勇擬認眞訓練大之則發交湖北備左右之前驅小之則留存吾鄉剿南路之土匪特經費不敷藩庫既無可提用勸捐又百無一應以是遷延瞻顧不得放手一辦眞所謂局促轅下駒者也逆匪由富池口竄入興國州未免窺伺二通覊我巳平比巳派塔將帶寶勇八百王初田同知帶道標等勇四百又有湘勇五百益以林秀三自帶之平勇賊若由通城來犯守禦當可得力田鎭江防聞尙嚴密可恃惟由通山竄入崇陽咸甯一帶爲北省背之患不知曾否分兵防禦幸分股無多未足深慮耳賊卽不擾湖北足下帶兵東下亦鮮可用

之兵且今日將亦皆氣自守備以上卽已驕蹇散漫難可使用足下威望日隆　倚畀日重不能不常與此輩相接對縱不惜詘身抑志委曲求全而滅賊之具一無可恃犬羊爛漫南北四布何日果可掃蕩而廓清也每一念及太息無已

與嚴仙舫

頃奉賜函藉悉夏杪由閩道旋桂興居康吉調衛增綏至以爲頌逆賊穴踞秣陵乘巢鎭揚負嵎之勢不遠棄去凡在有識皆所共料獨怪其分股四出西圍章門北竄豫晉連檣三千艘颿馳二千里衆不爲不多力不爲不強精銳既分則江南三城宜益寡弱聞諸人言見諸奏牘皆云南京之賊僅存數百揚州之

賊食盡援絕而向琦二帥卒不能設法收復此誠不可解者也欣老既負重名許公亦夙嫻韜略而半年相守一籌莫展揆諸事理尤所難明江西本無先事之備又乏軍旅之材帳標先日入城粵逆次日繼至安危之機冥冥者若有預爲安排頃已於廿二日解圍帳老勳名日隆物望攸歸 帝倚亦屬郎 特頒關防全畀兵柄蓋亦意中之事鄙意欲募勇萬人勤加訓練務交帳標以爲掃蕩澄清之具而變孱兵劣弁之習愚計粗定方擬號召健卒興辦軍械而近日下游消息益無佳語賊自南昌竄出即據九江金陵之賊又分數千攻陷安慶進犯裕溪窺伺廬郡新省九江之賊亦分千艘由舊池口入陽辛河攻[illegible]興國

通山通城及吾省之臨湘巳平皆爲震動矣尤可傷者鄂省
五月以來即於廣濟之田家鎮嚴設江防編木爲簰橫截中流
旁列油簍壘石爲牆上留礮眼以施鎗礮兩岸札營以防陸路
屯兵勇五千人以爲重鎮文武賢幹多萃於茲以爲禦賊門外
之道蓋固南北二省之防自三十初一初十等日屢次獲勝賊
多損傷至十三日卯刻竟被羣賊攻毀焚燒營盤兵勇沖散徐
道張道不知下落岷樵及唐子方廉訪已兼程回護鄂城北省
以全力防禦田鎮此險一失省城兵力極單餉項支絀居民及
在官人役遷徙一空張制軍以十六日赴山東任新督吳甄甫
先生初七自長沙起行十四始抵鄂城人地極生撫藩又不足

與謀鄂之爲鄂豈堪設想不特鄂也湘之去漢一湖僅隔北風若利三日可到國藩日內既慮北省爲甄翁及岷樵憂又慮南省恐晋鄉復尋去秋之盟也幸六月以來守備粗具餉銀足支三月煤米等項足支半年城內各兵四千有奇練勇分布各處者尚有三千餘人省垣有警弟即帶勇入援湘中尚可撑持較北省差有把握耳所慮水路無兵逆艇實多沿江上下往來自由或以一股擾我省會牽我大兵而以分股竄近水郡縣如江西瑞州饒州近聞擄掠其民而蹂其地拔其枝者傷其心生民塗炭力難兼顧此其可爲長慮者也閣下倘能隨時遣艇偕攏拊循之急務所憤切倘有深謀祕計足下目前之蹤跡無惜飛

書詳告開我愚蒙望切禱切

與省城司道書

奉到二十五日公函屬弟帶勇晉省懇摯盛意敢不敬從惟弟揣此事規畫大局已盡布於連日寄中丞各書矣茲復陳其區區求諸君子籌之焉省城餉項及煤米等具尚可支持數月城內守垛之兵及游擊之兵亦經早爲籌備賊匪若來似尙可堅守無慮弟所慮者不難於堅守一二月而難於驅之使去不難於城外與之相持而難於河下有以攻其船而奪其所恃賊此次來湘必於近河安紮營盤與河下之船聯爲一氣緩則乘便進攻急則退居水次以舟爲巢聞分數百號船游弈沿湘上下

湘潭常德衡州等處皆將分股擄掠城外之兵勇縱使援師日集求與之一戰而不可得不過三月城內之餉即成坐困之勢鄙意未曾被圍之前先謀解圍之法須籌其所以攻毀其船者無使其揚帆鼓棹來往自如而後可蹙其逐去也刻擬趕造木簰與之水戰其法編杉為排寬約七尺長約丈有五尺剡其兩頭以便劈水疾行前後恣放兩輪如翻水車旁施兩槳頭尾櫓桅順逆皆可駛行豎大鐵釘於頭以便衝擊逆船上置帳房一架如京師所謂西洋房子者頂及四圍皆用夾布每日三次澆水以禦鎗礟彼船高仰我簰貼水鎗礟仰攻則遠而勁俯放則子易落其利一也簰身貼水既透帳房亦極潤溼賊之火彈火

毬燒我不能燃烈我之火箭火毬近船即可焚放其利二也我勇在簰退則落水賊若登簰不得不盡力死戰可救奔潰之積習其利三也每簰之費不過二十兩造簰百架工不滿一月費不過二千工價俱省其利四也每簰僅雇一舵師二槳手餘皆用尋常兵勇蓋簰身穩實不虞蕩搖不必習慣之舟師而可驅之於水戰其利五也弟日來籌思專在此事誠使咄嗟辦此可用火箭火毬燒其船可用抬鎗大礮擊其人可以衝翻小船可以衝穿大船但能擊破賊船數百號彼失其所恃或可少免近水州縣四出擄船之患省城亦有解圍之日愚見若此伏求各位大公祖深思熟計如其利一而害十則不必與辦即候詳示

倘或費少而利多則求迅速示復俾得星夜趕辦一月以內弟可統領此師順流而下必且與此酋鏖戰一場也造辦此事須由省中取銀三千兩取礮六十尊抬鎗八十門火藥一萬觔大小鎗礮子萬觔火繩一萬盤火罐火箭火毬各二千件均須於三日內運解出城不然恐賊到不能運送也去年猶有外援可望今年若來則外省無一援兵全恃本省之人自戰自守自備陸路自備水路自保省城自顧外縣皆須一一籌及若俟賊到之後頭痛醫頭足痛治足臨時枝枝節節而為之則不特茫然無措而省城亦終有坐困之道此國藩所深慮而長慮者也現在塔王鄒陳之勇保靖永定之兵除已次第回省王璞山在省

想中丞已面諭其帶勇者省矣此外又有所謂張南屏楊承謨三廳之勇者又有所謂取少雲新招新甯之勇者又有朱石樵援江之勇二千弟亦專差調其回湘矣又有張潤農處中丞亦札令另招千人合之儲周及在衡之勇蓋已不下萬人弟所慮者不在外援之太少而在糧餉之難繼不慮新勇之不集而在烏合之易潰諸大公祖習勇深沈未知以鄙言有當焉否也如其可採則各勇到省尚須簡其精銳汰其浮弱乃稍可用養勇之難尤甚於兵非一言之可竟

與駱籲門中丞

王璞山即日能招勇紮營城外甚好惟新集之勇器械不齊技

埶未嫻恐見賊難免奔潰除先到千名外後招者似宜精選撲山雖有忠勇之氣欲驅此數千市人而赴敵則實為難信鄙意欲調同鄉陳之勇與撲山合成一營以其略經訓練或不至一鬨而散耳統計目下要務約有三端一曰城內堅守一曰城外策應通接濟之路三曰籌備水攻無聽其船隻來往自如三者皆備則此賊不能得志侍所擬之條現趕造擬于未知果可用否也

與吳甄甫制軍

日內闢疏鑒敬悉前兩函未蒙復示恐驛遞遂有差誤又此間紛傳北省於十八日圍城之報不過已陸續傳十日矣頃始聞其

謬從湖賊船竄入洋口地方去歲西省尚未被圍吾師涖任
未二日遽聞田家鎮之失鄂省以全力扼防彼處精銳之卒賢
幹之員皆萃於茲一旦失其所恃吾師又新到南省截留五萬
之餉未知日內已到否即到亦不敷一月之用江廉訪不知已
抵省否每念　國家大局師友情誼更不知所以爲計不知所
以措懷也南省亦甚驚惶省城兵勇已足堅守近又調兵三千
聚頭敵于城外紮營亦未嫌其單薄惟水路絕無備禦國藩擬
在衡製造木簰雖改船隻每船安礮二三位以防江路恰好廣
西解礮二百尊即在衡截留但簰即造成亦止可爲湘水上下
之用若放入江湖則簰身太小不能大用即用小船改造亦不

可為洞庭以下之用而以長沙之兵勇度長沙之人心亦且自治不給竟不能謀與鄂省救援之師遙望師門但增悚仄北省日内堪況何似兵勇共有幾千望飭抄示文報一二此間傳言順德大名失守山西平陽澤潞並皆失陷不知信否亦求示知側身北望可勝長欷

與駱籲門中丞

吳甄甫先生來咨令張潤農太守王璞山縣丞帶勇前往鄂省救援其文云武漢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脈不貫北省如此南省勢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振治自是至當不易之論想尊處亦必有咨兼有專函矣侍日夜籌及援鄂一層一則以伸眞無

多一則以水路無備故屢思攻老而遣南而終不敢輕發然細
思武昌若失則西制荊襄之命東固建業之根長江三千里遂
使此賊封而有之　章奏無由上達　朝命莫能下達不數月
聞吾豈遂恐隔膜化外豈不痛哉以是反復籌維又不得不出
於援鄂之策蓋鄂省存則賊雖分竄來南長沙猶有倖存之理
鄂省亡則賊雖不分竄來南長沙亦無獨存之勢特少延數月
耳得而利害之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侍前所謂要務三端者
城內堅守止須四千人城外紮營亦止須四千人非謂四千遂
足禦賊也但使有一路可通不使賊兵合圍則戰守皆有可恃
不必屯兵萬餘以待賊之至也其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在此

與辦老前輩不必分處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爲措置如省城
外內僅留兵勇八千則此外兵勇似可分三四千援鄂望鴻裁
與提軍及司道諸公熟商王璞山之勇止令其招三千尊見極
是蓋多則難精節招至三千已恐其不精矣鄙意璞山本營及
新招之勇幷康楊已回省之勇與羅李鄒將回省之勇數項湘
勇嚴汰愼選祗須存四千人斯爲適用蓋信其可用者惟羅羅
山王璞山鄒岳屛三營久經訓練確有幾分可靠此外則新集
之卒殊難深信求老前輩傳羅王鄒三人到署相與熟計或留
千餘守省而令璞山率三千人援鄂則面面俱到倘覺妥叶若
璞山新募至一萬或少亦四五千之多則無論不盡精銳口糧

亦斷不能敗捻械亦斷不能齊是不可冒昧也侍另有書與璞山已將鄙意告之自湘勇而外凡省城所招勇皆宜嚴爲簡汰鄙意以八九千防南以三千援北足矣侍非不知兵勇宜多恐兩月後無餉可發也愚拙之見動輒累紙瀆陳惟鑒察

與王璞山

荆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爲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爲吃緊蓋賊首既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於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荆州爲上鎮武昌爲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爲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闚九江安

壓近已設立僞官據爲四府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里遂爲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　章奏不克上達　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時有纍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局固大關係湘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爲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足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則不特湖南受其利

天下實有賴焉惟近日省局支絀處處皆須節省愼重卽以三
千勇援鄂一切用費不宜過二萬金乃爲妥善國藩六月招楚
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萬二千有奇在家初出
之途費起行月餘之口糧及與辦各件之雜費與朱石樵郭筠
仙另支之儲款皆在其內此次湖北行程較近天氣較好足下
辦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過二萬二千也前者足下欲
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勇數千往助岷樵一
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面商大概規模約
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可勸捐
餉銀壹萬可私辦軍裝數項蓋以爲此吾輩私興之義舉非省

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廿二書來言廿四走省請餉一萬僕已詳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會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卒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復謂之義師也既爲官勇則値此官項支絀之秋不得不通盤籌畫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敷兩月之需而足下寄來稟稿乃云須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局不知措餉之艱難也又云帳房三百架硝磺等項亦須解縣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閱歷太淺不善省財省力之故也僕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

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鑒機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游揚其善
宣揚於衆莫爲　國家收澄淸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
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
愼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爲戒尤不敢不忠告痛
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愼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
者所禱祀求之者也刻下康楊帶回之勇千人雖李與鄒將歸
之勇亦有千餘合足下之三千計會城共有湘勇五千餘人若
足下能帶三千毅然援鄂則省城所存之二千餘宜酌量裁汰
止存千餘爲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餘
爲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識亮必慨然以援鄂爲己任也其存省

之兵望一概用坐糧之例每日一錢蓋行糧本過優亦宜與往鄂者示有區別耳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爲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爲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昔嘗與祗樵細論此層茲更爲足下進一解焉

與夏憩亭

日內因下游警報沓至思欲製造木簰以防江路制器之法夙未講求驟與興辦動多齟齬粵逆竊伺荆襄遠規秦蜀是意中事惟聞分船泝漢之後而塘角大別之際倘復大舸蔽江游弈自如武昌雖不被圍而已岌岌有坐困之勢鄙意今日之計不

能不發兵援鄂鄂省存則江西湖南可犄角以相援鄂省亡則江西湖南並如虎狼之據我門庭而謂闔閭得須臾少安無是理也已屢書與中丞商及不知日內已有援鄂成議否戢甫先生來咨命璞山率勇前往璞山血性過人忠勇奮發料應氣吞雲夢慷慨長征惟其近來言行未盡妥善弟恐其稍涉滿溢或致僨事昨已爲書規之更望閣下面與深論獎其忠勞而匡其未逮在省官紳中有能毅然請纓偕僕山同往救鄂者亦望殷勤勸駕相與扶助大義共贊忠勳若閣下憐邯鄲之危急爲充國之自行甫脫援江之甲又擐救鄂之鞍則義聲一振從者如雲此北省官民所禱求岷錡石樵諸君所盼切弟所急欲推轂

而不敢强焉者也弟身雖羈衡心繫省會所以不往省垣者具詳前復方伯公函中近又懸系鄂省顧天下之全局念師友之私情蓋關繫者極大想閣下亦同此焦慮也